

原来爱无法依傍， 狂奔在流年里我的心伪装坚强

■受访人：
蒋娜(化名)
女 29岁

■采访人：
荆雯 本报记者

■采访时间：
4月7日

■采访方式：
QQ

父亲走了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遇见他

上大四那年，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了我妈的电话，说我爸晕倒了正在医院抢救。我跟学校请了假，买了最近的一班火车票，赶回家。

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我爸已经昏迷 48 小时了。看到平日健壮的父亲躺在病床上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。我小声呼唤他，想让他睁眼看看女儿，可任凭我怎么叫，他都不答应。大夫说我爸是突发脑溢血，如果能度过当晚，可能还有希望……

怎么好端端的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我爸一向身体好，从来没听他说过身体不舒服。我妈说，前段时间，我爸那摊生意特别忙，生意越忙，越缺周转资金，没钱，生意就转不开，我爸为此成宿成宿地睡不着觉，压力特别大。

我从小就跟我爸特别亲，我一直想长大嫁人就要找个像我爸一样优秀的人。可从小到大，我好像从来没有碰上过比我爸优秀的男孩，这也是我大学毕业前一直没有恋爱的原因。我妈常年没有工作，我爸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他开了一家汽车配件维修厂，是我们全家的生活来源。在我爸病倒以前，我过得像公主一样，啥心都没操过，因为一切有他。可这一次，他却为了我们这个家累病了。

那晚，我出去给我妈买饭，等我再回到医院时，我爸已经悄悄地离开了我们。他没能跟女儿说上一句话，就这样走了。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，几次哭得昏过去，醒来发现母亲比我更加脆弱，她需要人照顾，我不能刚刚失去父亲，再失去母亲。

我爸走了，把我妈、把这个家全都留给了我，家里的重担一下子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。失去亲人的痛苦让我根本无暇顾及学业，幸好后来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勉强拿到了毕业证。毕业后，替我爸继续打理那摊生意是我唯一的选择。我爸开这家厂子，贷了一些款，还雇了几个修理工，如果就此关门，不仅我和我妈的生活没有着落，还需要替厂里偿还高额的贷款及利息，跟着我爸的几个工人也会马上失业。

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家里气氛格外沉重，我根本顾不上舔舐自己受伤、流血的心灵，还要表现出一副女汉子的样子，让母亲有依靠。在我内心最需要人呵护与陪伴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乔(化名)。

一场 5 年的恋情，只不过“曾经拥有”

乔是我们厂里的熟客，经常在我们这里保养车，一来二去，我们就熟悉了。他和我父亲生前很熟，知道了我父亲病逝的事，一直很同情我。那是一段我最困难的日子，乔常说一个女孩子撑起一个厂子不容易。在厂子的经营上，他给过我很多建议，在生活上，也给了我不少帮助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很微妙的，丧父之痛让我忽然对这个年长自己 10 岁的男人越来越依赖。有时候，厂里需要做什么决策，我都希望他能帮我出个主意。渐渐地，我和乔变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。

除了母亲以外，乔更像我的一个亲人。他只要一有时间，就会到厂里来坐坐，生活里无论大小的事，我都愿意和他说一说，我把他当大哥一样。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怎么会渐渐地爱上他。

也许是因为乔为人正直、心地善良，和他在一起，我有一种安全、自然、放松的感觉。父亲走了以

后，家里的、厂里的事都是我一个人拿主意，说心里话，我是硬扛，其实，我特别想有个肩膀让我依靠，也许是乔给了我这个宽厚的肩膀。

虽然我们之间没说过什么，但四目相对时，彼此间总有种特殊的默契。那时候，我年纪小，也没想过那么多，有个人可以这样一直让我依靠挺好的，至少在心里有个寄托。感情的事多是身不由己。

一开始我就知道乔有家庭，他那时候 30 多岁，不可能是单身，但我从没听他提起过他的家庭。我听我们厂里的工人说，老乔和他媳妇感情不好，老乔人厚道，维持着一直没离婚。这是我听到关于他的家庭仅有的传言，其他我从来没问过。

有天晚上，我正在厂里盘点，准备关门，突然见乔开着车来了。我明显感觉乔的情绪不对劲，就去买了一打啤酒和吃的，在厂房里和乔坐着聊开了。那天我才知道了他的家事，他和媳妇是父母包办的婚姻，根本没啥感情。本想有个孩子，日子就凑合过下去了，可结婚七八年一直没有孩子，媳妇不能生育。夫妻就像租住在一个

房里的房客一样，早已没有夫妻之实。乔的父母想抱孙子，直到乔的母亲去世，都没如愿。他想过离婚，可他却不知道怎么向媳妇提出来，毕竟她也是个善良的女人。听他说了这些，我才明白，难怪从没见过他接媳妇电话，没听他提过媳妇，唉！原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
也许是酒精的力量，那一晚，我们互诉彼此心里憋屈的心事，也是从那时起，我们的关系越走越近。我不知道我和乔是怎么好上的，总之，从爱上他那天起，我就没敢想明天的事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：“不求天长地久，但求曾经拥有。”

如今回想起来，也只能是“曾经拥有”。我和乔好了 5 年，最后还是分开了。就在乔终于鼓起勇气要跟他媳妇提出离婚的时候，他媳妇出了车祸，下肢瘫痪。乔不忍心让跟了自己那么多年的女人无依无靠，最后还是回到了他媳妇身边。乔说，他不能耽误我一辈子，让我跟着他没名没分，那是害我。

跟乔分开，我从来不恨他。不管怎么说，曾爱过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，冲这一点，我觉得值了。

母亲查出重病，未婚夫取消婚约

27 岁那年，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——孟。孟话不多，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，是他相中了我。说心里话，结束了长达 5 年的恋情后，立即投入新的感情，对重情的我来说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可在我们那个小地方，27 岁的姑娘还不嫁人，已经是高龄剩女了，我只好按照家人的意愿和对方交往。

我一直认为找谁结婚也就是搭伙过日子，我和他之间也不苛求什么爱情。爱与不爱先不谈，面对孟这个人，我还是非常认真的。自从与他确定关系，我对他一直很好，也打心底里想着嫁给这个男人。就在我们开始筹备婚礼的时候，我母亲突然生了一场大病，我和孟这段看似能成的婚事就此拐弯。

母亲以前没有头痛的毛病，不知道啥时候起，老是听她念叨头疼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疼得越来越厉害。我带着母亲在我们县里的医院、市里的医院都跑遍了，就是查不出原因。可母亲的头痛愈发严重，甚至出现了昏厥。有两次，我在厂里上班，她在家昏厥过去，幸好邻居及时发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送到医院，人是抢救过来了，大夫建议尽早去大城市的医院做检查，若是再有下一次，不保证能抢救过来。

听了这话，我只好安顿好厂里所有的事，跟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块钱，带着母亲踏上了外地求医之路。在大医

院检查的结果是，母亲脑子里长了一个拳头大的肿瘤，已经压迫到了视神经，如果不手术，很快会失明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同时，大夫也告知这个手术风险很大，开颅后，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。再者就是手术费用很高，起码需要准备三十万元。是否手术，让家属尽快做出决定。

听到这个噩耗，我失声痛哭，怎么什么倒霉的事都让我家赶上了。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治母亲的病，救她的命，因为她是我和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我用家里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，筹到了手术费。在我们最后一次去外地的火车上，母亲已经昏迷了……我联系了当地的医院，一下火车，就上了医院的急救车，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。手术室外等待是漫长和煎熬的，庆幸的是，手术顺利地结束了，母亲死里逃生。真的感谢上苍，没有让我失去这唯一的亲人。

接下来是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子……

几个月过去后，母亲终于出院了。毕竟一把年龄了，又做了开颅手术，从此以后，稍重的体力活都不能动。不管怎样，我的母亲还活着，这就是我人生的希望，哪怕有再多的债务，我也责无旁贷。

自从我和母亲从外地回来，孟对我不冷不热的，我终于从他口里问出了实话，孟的家人和他商量想取消婚约。虽然这个决定让我很吃惊，但事后想想我也能理解。谁也不希望自己娶个媳妇，背着这么沉重的经济压力与负担。

两段感情结束后，我已经对自己成家的事不抱什么幻想，何况母亲现在又是这种情况。

已经是很久以来难得这样一个安静的晚上，再坚强的人也需要释放内心的压力，我选择了和你聊聊。

记者的话：

真实生活通常都是我们无法掌控的，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，然而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。爱情也不过是我们生活里的一小部分，而一旦与婚姻沾边，免不了夹杂诸多现实的因素。用大爱来理解处于现实关系中的人们，会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更加包容。

世上的很多事都是借助希望而完成的，一切源于你是否拥有动机，结婚也一样。所谓缘分，也和发明一样，都是源于偶然，不要因为一两次的失望断了心底美好的念想。

